

浮山文集前編

三山文集前編卷之七

嶺外稿上

寄李舒章書

乙酉五月聯日南海寄

嗟乎舒章。究一至此哉。弟之皎然不污。自北來者。塗之人知之。天竟爲鄉井仇讎。滿譟橫誣。鬼域障天。以白爲黑。知舒章當何如。爲我背裂乎。自四月十二夜得問。險境垣。物且給出。崇文門。倉卒冒死。送不及通問。踵決旬食。毒蠱何言。五月朔抵清浦。是時開史閣部議定策。有違諸暴帥出揭者。爭權未決。高傑方恣掠邗上。乃迂道繇秦州渡孟河。至留都。五月十日也。新主監國。

史閣部出師，鳳督入輔。小臣伏疏請罪，且欲悉報賊狀，而銀臺  
闕阻，不令上達。白版錐印，方攘攘競捷，載功。老父曰：汝以我故  
入城，然在此人，且以汝子覬，盍出相隱地。我欲以老，故先至橫  
山，以待足下。今弟與諸故人，更衣食我，已乃得老伯殉難音，耗  
循于爵地，若益自痛，痛我兩人。何命之窮也！臥子以書導余遊  
天台，而老父云：長溪民德我，其地僻憊，可以家焉。矜蒞浹月，朝  
議沸騰，天方降罔，陰氣遂熾，懾觴撻觥，發十七年之憤，而抗劫  
者紛紛，皆謂指出於老父。仇家日夕造蜚語，何所不至。然公道  
在人，艸野伉直，至自北者，各著紀錄，猶未有以中也。老父曰：彼  
謂降賊諸名，半出汝口，將羈汝以實此案，而重汝之怨。今吾道

憂危賢者獲罪。伊登暮且柄用。凶處不綱善類。不留遺巢。何況  
我家。患無名乎。遠之遠之。故秋歷台宿。轉入太姥。陟嶠觀海。遂  
漂百粵。然後知周兩登樞後。豺虎生翼。喉人誣彈。坐以詭名刊  
章之罪。懸定贖徒。此猶司寇之仁也。嗟乎。冤一至此哉。俛惟生  
子燥髮。持簡諒。則古昔誠無一事不可相爾室者。此冤胡爲來  
哉。昔新莽毒弑平帝。篡奪孺子。陳少府世受國恩。僅以祖臘見  
三史册。又况子容堯舜之對。不當伏歐刀乎。甄孟成爲慶緒鼻  
政。蘇司業稱病自謝。旋皆擢以優秩。表其後凋。靖康脚縛。闔宮  
論於腥羶。辱莫甚焉。張忠獻趙忠簡。止以逃太學。不署立異姓  
名。今其勲光遂爾赫奕。如弟何人。可以比此。謂雖以年餘不挂

齒牙之散秩。不宜僅守次節。責之以死。或固士所當勉矣。嗟乎。當城破時。握舒章手。委地飲泣。絕命之辭。縈於裙裾。翼日聞諸。老有投職名者。憤而引決。而足下止之。以爲前歎血所謂者何。十七之夕。天子召戚臣劉鞏急入。東宮二王固已在。外天意不忘。可以出則舉事。前日蒙召對稱賞許君父之言在耳。此半年陰結山東河北之忠義。臨時求護龍種之苦心。天日在上。瀝血可對高皇。是以忍須臾死耳。大丈夫貴能用其死。以有所爲。身溝壑。亾俚耶。旣已哭東華。被賊執。則求死不得矣。至廿六日。押入。呼名不應者。反接。驅被鋒鏑。考慘毒。刺剜攻心。內外庭除。垣廡間。桔拳輒數百人。膚掠髻。拳碎徹天。病骨膚之。動卽

僵歿。從血肉枕籍中。耽睽上蒼。欲罵不聞。捽髮把土。恨何以不  
先歿。而忍詢及此。歿固應耳。適有天幸。爲其書記卒所護。卒故  
雒陽書生也。幽囚慰持。枕格嘗後。蹈背熅火。治創給餐。會張芷  
園抗氣而折賊醜。我輩稍有生路。念已忍詢及此。孟威履善之  
事故在。荀公達既能自若。鄭議郎乘便脫身。棄妻子。冒湯火。而  
奔。此固已萬歿矣。靡靡之家。倖亂真廣。慎伎之俗。善妒成風。遂  
乃禁治公道諸單。臆造重輕。招賄出入。方飲狂泉。承望希寵。正  
人嚮舌。誰敢發言。貧無厚賕。積怨難釋。貞女鱗爲淫婦。平地沉  
於海底。豈不哀哉。嗟乎。大丈夫赤心苦節。明如日月。而坐爲仇  
陷。無以自伸。上不能慰白髮。下不能庇黃口。便足仰天絕亢。歿

而此時愈不可成。古來忠良被謫者數數也。而此名難當。不置此身以待昭雪。則遠辱祖德。近傷親心。且使天下後世以爲懷忠萬苦。不獲直報。英傑喪氣。義士灰心。則罪更大矣。靜意思之。我固當罪。先王父廷尉。世傳闇修。珂笑聲譽。而乃少弄文翰。操筆是非。專古學。辨風雅。舉止異趣。爲持士所忌。其罪一也。旣已密迹玩世。據地歌陸。沉於金門。又好指斥臧否。肆志軒輊。其罪二也。閒冷得親伏御前。條奏急狀。遂爾不知忌諱。痛言時弊。其罪三也。善不可爲。而祖父立朝居鄉。彌節守正。身旣疾邪。而弱弟復剛腸徑情。已然諾。分涇渭。不能突梯事仇。無以教之。其罪四也。樊姬曰。哭城城崩。歎市市罷。今忠誠格皇天。而衆人莫爲。

毫釐其罪五也。正在轉側。卜肆獨然。忽示朝廷更始。一切宥赦。稽首天恩。小臣實不任受也。分矢暴骨疆場。人又以爲熱中。匿而佞俾崖谷。則又疑爲謾諂。嗟乎。他日此心苟白。退伏艸間。卒成半生所著之書。惟有叩鐘山下自殊耳。嗟乎。已被惡名。曼辭欲焉聽乎。舒章親見我萬死者。遙聞去冬。已間關奉輜車歸。忠孝溥天。與君文章。并已千古。游汝附書。卷切爲慰。知已之前。不覺嘵嘵。嗟乎。舒章視我。故忼慷士也。當誤斧加脰。湯鑊在前。甘心受之。坦然無怨。一罹奇禍。冤氣死結。殊不可忍。甲影無慚。輒復痛骨。雖顏瑜老莊之指。焉能釋邪。轉憶讀書攻苦。生免純袴之習。弱冠出遊。投分足下。業好悲歌。臥子嘗戒我不祥。驗矣。甲

成散邑。案。窮經兵火。江以北爲戰場。清白數畝。廢同蒿萊。流寓江南。筆耕傲市。所願閉戶。覃思研究。載籍述其家學。參記所聞。備采史之用。愛閒居。不慕官爵。此自丈人恒情。非爲高也。俸稅諸生。便值老父以議。剽殺城。受武陵之毒。荆門八捷。反致逮。理方臥虎。兩墮用事。大臣阿邑。摧殘君子。廷杖漳浦先生時。斯何時也。護侍屬扉。重足一迹。滕行沙壩中。告哀者兩年。傾家以充。僅存皮骨。幸荷聖明。可得歸耕以養矣。然比新法拘迫。禁人迭選。因乃羈絆朝隱。猶冀勒當代務爲一書。上讀聖覽。萬一直言得罪。其夙願也。適老父賜環。陛見。一啓其口。陷阱機發矣。圖復踪蹟。畿南山左。自秋及夏。老父僅乃受命河北。弟卽請纓。終

以說氣指陳。聖明賞之。而爲時相所沮。此足下共事。爲我悻悻者。嗟乎。言不見用。忠不見信。國家坐視十餘年。爲庸夫所誤。小臣拜祿十七石耳。我兄時亦以高堂相牽。嘗歎云。避世不可。佯狂不能。兩人文章意氣爲友。古人相期。乃竟同遭國難。豈非命乎。嘗一日。經銀當歸。羈邸舍。道過足下。急詣杜陵三徑。當復何待。攜手而別。餘今痛之。此易世語也。非無季鷹之識。竟遜庾袞之蹤。平原且受禪詔之疑。崔寧妄被通書之誦。命之寤矣。寃一至此哉。近見曾二雲先生書。及市肆轉販金閨時務策畧。所敘北事。苦人皆列褒恤之條。始歎世猶有人心在也。仲翔不過謫徒。尚云一人知我。或亦不恨。况受此奇冤耶。家長子者。難免耕

陌上者猶及故踵子幹於上谷。步臺卿于海濱耳。日且驚心。非特一也。方濟憲憲。如彼棲直。道路以目。不知何解。浪傳謠騎。舛馳連烽。潁泗。長江天塹。專賴神烈。明主漸親政事。公道久而自彰。但未知容有衆正之朝廷。爲木石訟寃不也。言及乎此。涕泗交流。孰視斗血。欲灑何地。老親在金紫山中。恐不及徙家長溪。當携細弱來貴郡。栖大岫耳。古處無所事。屬衆首難期。鄉風嗚咽。

唐之既濟。肇源明宋之趙鼎。張浚。胡寅。以視密之守節之苦。尚且遜之。而密之尚鬱鬱放歌湖海。豈不痛哉。光武中興。首推不仕。萃之卓茂。今赤伏再造。公道得於日月。將不日明召。下簾肆問。請密之。以許先帝之血。佐中興。又不必過九真而沉玄石也。如何如何。程九昇評。

忠貞被謫。從昔有之。然不謂抗節負義。炳若日星。如我密之。

音當萬歲一生之餘而乃爲其仇陳証壞至此豈不哀哉議  
人伏機既久天下之所共知多用明之讀此書令人感憤一  
詩道乎千載於六長評

漢王莽之亂卓茂見推于光武米泚之亂將沈到頌表奏于  
西平張山之亂汾陽恢復兩京天子親定功罪秩獎甄錄二  
公靖康之亂有李綱持正故一毫無枉豈有懸斷顛倒如今  
日者哉余從燕都親見國難審之抗節獨苦忠心壯志可憐  
雲日而值仇慙障天時能悲乎假此特親復善都審之尚  
遠出漢唐諸君子上豈僅僅足當從逆者三司列拜而已哉  
嗟乎何甲申忠臣之不幸也 度公評

附拔公論

湯錫堯曰南都操刻論者曰王莽弑平帝篡攝于何乃稱爲  
竟帝河三目稱小至可斬也世受漢恩而不能久僅用祖德  
史何猿焉如此則是光武不當封褒德安衆戾而肅宗不當  
拜後晉制誥矣專以比于律人則箕子受朝鮮之封有罪矣  
以絲讓律人則高柴逃不殺賣者非矣以召忽律人則豈惟  
仲父無耻季札之復命哭墓復位而待亦無恥矣豈公論哉  
烈文不事二夫封髮刑耳者何愧焉刻論之心非忌則軋聖  
人所惡也李賊在北都雲刃九門走不得出南都城關三日  
從容迎刃則今日之安坐剪髮結首照羶者卽昨日之操刻  
豈不腐上

論者也。湯機部先生曰：亡國之士，夫當以死自矢，而圖恢復之朝，從無槩責以死之典。肅宗定六等，後猶悔之。子儀克河東，全用宿賊者為內應。況今日竟未恢復尺土，而遽逼人事賊乎？朝廷但宜表死事以隆典，而擢守節者以美官，則得體矣。此公論也。姚有僕上石齋先生曰：馬死報怨，南都以公自汝來歸者，得問罪矣。西北之人，下俱漏網乎？且有不歸而旋降者，其父兄揚揚于家，不敢問也。夫臣子以禮守節，不當問受恩之深淺，然朝廷以法服人，則官之大小輕重，宜分別而等殺，如自宰輔而下，金紫大臣，河許其執政要路數十年者，何許今止，逮二三南歸之小臣，官未滿百日，祿不過十石，為王維鄭度者，鍛鍊大辟而尋寵與，賊召語者，反蒙收用，其何以服後世嗟乎！士有幸不幸耳，早生數十年，皆忠孝廉節，身名俱泰，不幸遭亂，一不免遂為世所殫殫至此，才與名真老莊之所恨哉！至為誣齊蘇源明者，事久論定，芳名自傳，時當害才之世，不得受甄蘇之賞耳。若今日南都降索頭等，豈得藉口王維鄭度比乎。

乙酉二月，湯湯菴自南都來，賈川葉曾二奕先生書及回變本示為一卷，更公苦節，源見其狀，至六月，開南都之卷，而諸為刻論者，無不降。故有僕之語，似為百史輩惜耳。次毫公論也，因湯菴書，故記諸公之言于左。丙戌十月清。

江與有漢俱守章貢夙難。余覽公論之語。重有感云。鹿公

方器識

嶺外文序

極治生才。極亂亦生才。才人之資適逢世。豈不有命哉。余自結  
髮知文章。好友朋。卽當鄉井之變。已賊盜午江北。流寓移徙。肝  
銜抗懔。十餘年。天下竟板板至此。所交天下知文章士。蒿目當  
世者。亾慮不得見用。又不暇坐而講論方聞。豈不有命哉。嗟乎  
幸免推絳。轉側嶺外。又幸一時同流寓者。有初白樹本親臣子  
震崇佩諸子。又幸赤伏再造。中興之典。注意嘉興。諸子又皆負  
天下才。平日則古昔。敦詩書者。聚而講習。此亦足自慰才人之  
命矣。嘗嘆古人遭亂不廢其業。春卿抱經而匿。伯山漆書在身。  
後皆輔翼建武。彰中興之絕學。今諸子同此抗懔。尾瑣比落。不

以無家廢其懷抱。投分砥礪。簡畢不報。豈不難乎。余方處姚有  
僕署中。因與長公以式彙之曰嶺外文。嗟乎筆札久廢。眷念誰  
昔。誦誦惟有永嘆。仲宜荆楚。止存二篇。炫焯教授。且憂不行。乃  
者得讀諸子之文。褒然編勒。海濱逸人。安得不用。此加慰藉耶。  
又見諸子所作。皆靡達高古。固治世之文也。而生亂世。天其生  
下。以已亂乎。桓太常杜司空之業。請以爲諸子勉。

送黃公之潯州序

代純  
有僕

黃公秉憲治廣海且歷年而又之潯州其屬吏某乃敢爲文以述其卷卷拜送綏旌之下夫屬吏雖不慕善事雷同然慙慙以文送上官亦至非分冒昧矣然不自以爲冒昧非分者以公之遇我深也某自奉簡諒時卽以爲士君子師表後世治行第一。惟以清爲舉首然清而才足以弭亂爲難節已尚無可矜之色。爲尤難既當吾世獲師表遂何幸甫受一職而步趨下塵親承拜耳也故事鼓吹入謁趨承雷已後堂盤辟唯諾而已公每見必開顏悉問孰疾苦利害孰豪有力孰無辜號無告作官其地必以身範物以情達隱使異者不敢訾同者不見德庶爲上治。

豈惟末涇取名能耶。同事相靈沒者。清夜無愧耳。粵服舊遠都  
下。所善無慮。下得以饒其上。自公來而信有敢挾苞苴。伺公門  
者乎。吳瓠城之飲食泉而澣衣。被絮王東海之遺子孫不在。越  
表以今媿美。無少長咸以爲過之過之。以加荊州之惟恐人知  
也。眞望之巖巖未免。玄亮察察若思峯峒。惟公以惟恐人知之  
懷出之。飲人以和。誘民孔易。恒若不及。故與人無私而人自不  
敢干以私。不然以負雕悍之俗。悻愞相尚。收魁宿爲之囊橐。犬  
廷讞定。以竿牘要之。過所旗亭。蒼頭廬見。踵相錯焉。幾何而令  
衙門自毀乎。與人無私。夫人而能爲誦也。人自不敢干以私。公  
眞難及矣。此地谿洞林箐。與海上爲出沒。崔苻弄兵。依阻山澤。

往往而然。容貸羈縻。來則身集。公如飄風。時欲驅一切凋劫之  
餘以徇之。其爲亂階。豈特未見其形哉。卽舊歲之變。海邦遙午。  
一二亾命。因緣爲奸。挾持左道。動搖衆心。閭巷卷甲而趨。外訐  
內潰。又復訛言孔多。恣睢詭隨。全粵之勢。固幾乎僨矣。公爲之  
清壘坐鎮。居以威重。蒞以嚴謹。使諸豪右鼓弁。或擿缺其黨。令  
自解散。或謀未成而遽讎之。不俟尺符。捷於烽火。無待擗然。而  
誕封賴以安晏。功顧不偉與。是豈徒以齷齪博廉隅者。所能指  
揮而號令與。此繇公之清德。洽於人心。故所下輒服。不但流水  
之源也。某以無算之材。昕夕趨事。宜其蹙蹙無補。而幸以鮮戾  
公之教我。不謂深乎。今父老摩肩於頂。無不爲頌公者。然不如

其之誦公之深也。憶公曩在儀曹，其時病國者，載翁其舌。小蛇  
大附，無不激昂得權。或謂公稍稍突梯，久理尚書郎事，則東官  
大婚近，可循舊躋清卿，何必僕僕外藩也。公則固已心鄙長安  
暮夜驕人者矣。銳意求出，恬退自其所素然也。繇今思之，可不  
謂明哲乎。卽乃者中朝多難，然際會中興，或又不能不幸陳留  
一日之間，周歷三臺，慈明徵至台司，僅九十五日。賢者有所不  
免矣。南珍輻輳，至皆兼兩。走蔣山者，能不如鴛。公以夙望先達，  
數十年察此治最，且夕三獨坐，入佐輔弼，天下庶有慰乎。然適  
以潯州相徙，是其不屑意于當路，不已較與。元凱道將，千里數  
致，猶謂非求爲益，欲以免禍。繇今况古，能如公之清夜不耶。不

知者以新除遠道爲公搯擊。知之者服公明哲之足以傲世。然公則澹如耳。萬無所可矜者。置諸懷抱也。公愈難及矣。繼繼之私又不惟遇我。教我之深也。故忘其非分而書以送公。

送晏公序

代班  
有僕

我公通籍二十有七年。而今始以重少卿入粵海之士大夫以  
送父老子弟。沐浴膏澤。既深且厚。則無不夾道謳思。銘諸鼎鉉  
以爲公賀。然知公不受賀也。其屬吏某固已心折我公之心久  
矣。以我公負天下器。出則定亂方垂。入則坐論謨弼。直指諸掌  
獨以行已高。抗節清正。無復意于高官大位。乃公又曠退不伐。  
猶猶如不出諸口。故人莫得而贊之。如受賀也。曾數十年不趨  
遷歷台司。而乃待之曰者哉。公鄉今吳江。吳江去我鄉。鐸相聞  
也清而子諒。正而和易。吳人至今尸而祝之。乃今得親奉行治  
化。益信我公之清正。非夫樹清正以自槩爲名高者也。初趨承

堂皇間念以子丑之際我公執不議封忤大瑞既幾不測千仞  
凜然之節。宜若岱宗高不可仰。然公顛實揚休。愼愼接引。甚于  
下執。履明也。公之再召入銓曹也。又以與時方鑿。失權相指。故  
有是出。自古蘭陵雅意。疏言不可。漢陽之願。辭過大行。賢者之  
于本朝。雖非瞻顧。亦其情也。而公獨不然。容與起車。剗心理泉。  
不惟毫若無恹恹者。又何嘗以忤璫忤相。自岸然詡哉。公謁拾  
級。輒命堅坐。語移晷。詔以立身治人之槩。處世善俗之方。諄諄  
若慈父慈兄之惟恐不盡也。訟獄之情。洞若觀火。小民大家。各  
服其志。或順時而鷹擊。或復一無所問。杜周甫之多所陳託。劉  
季陵之閉門掃軌。兩無嫌於令聞休揚也。亦惟是清以服之。正

以明之而已。邇者海上之遊，百蟲生集。窮迫累氣，虛文無底。操而往，非武毅能一切禁之也。越俗廢居爲雄，必有高明之家，爲之馮籍，六車生耳。爲家纖計，何可勝道。率分鹵場而擅其權，視氣力爲高下。與隱賑錢通而責其息，乃其餘者耳。私弼以越勝制之不可，繇來非一。自公視事而豪貴俱不敢銳然自服，主名不自服，主名而馮籍者，莫矣。一署藩篆，而奸宄列省。前此所嘗嘗陋規者，一旦革矣。與人無私，小大共見之。故紛起而息，亂作而定。謀建而不自矜，勲立而不自歸。好成人之善，獎人之愷。惡教人之不能，子諒和易如此。有不欲尸視其清正也。豈人心

送龔鈐部督兵出度序

建木藝公少負名稱。余子弟佑畢其文章。余讀之心折其立言之指。折衷古今。故必經術士能引義伉懷者也。今來理廣州。得瞻魁岸。接緒論。益自嘆其然。天生材爲國家。有以矣。國家不幸當四七。幸有聖人應赤伏之符。將以一隅再造區夏。所需中興人材。顧不急乎。龍飛之元年十月。粵東舉取士之典。公分闈得諸士而訓之。諸士感公之訓。謀所以書諸屏。屏且成。公已募兵出度矣。余益作而歎引義之難。若公者中興真經術也。嗟乎。承平既久。冠裳習委蛇。無慮美安坐。至公卿。何用經術爲。談者愚人矣。卽年來搶擄。臣子非不飲然引報國之義。然誰昔不好講

求加以習安乘便。見事畏蒞。坐視爲高。都金鄉紛紜致台鼎之  
歎。賢者之情比比。何足彼哉乎。公蒞任時。留都之間押至。此鄉  
方橫賊竊發。道路疑駭。公以奉命無所逃。怵懷單車。抵治而亂  
定。建州之詔亦下。聞公與公鄉諸長老相期萬一起義之語。神  
明鑒之。公之計爲士行思遠。業足素具。豈猶復仕宦過廣州門  
諺邪。中興奉詔之後。擁戴蒙恩。晉秩加寵。人人無不以清華賀  
公。公獨夷然。余蚤信公之夷然也。嘗公成進士。朝廷十年復開  
石渠之選。公鄉首推公。公以爲世方多事。臣子宜勞習外務。不  
與其試。顧今日肯能索求美官乎。日者公鄉楊公入輔。留吉安  
支。柱攻賞萬公已拜新節督虔。皆知公經術忼慷。能得人。能悉

事。故請公司馬而走書望公。是時賊梗雄詔行人股并道惡。公  
克突騎度嶺往赴之。至卽與二公營中布算。條畫機宜。聯絡諸  
路。故有正月十八日之大捷。此與思過廣州門者霄壤矣。今公  
歸而募兵。刻期而出。恢復指掌。豈待問乎。公頃且補銓曹。賀公  
者謂可勿問兵事矣。公則日勵行伍間也。曰。人惟畏難。故不習  
兵。武鄉作正議。曰。據道討滌。不在衆寡。天方多難。不爲其難。寧  
安坐邪。埋金德胡。下髮戴義。苟實心爲之。何機不可乘。何人不  
可用乎。蓋發憤報國。不避湯火。夙志也。志在恢復。故無日不以  
系豪傑。訪技勇。考地利爲事。不然。五羊都亭。手版罄折而已。何  
庸心焉。至持廉平。公泰甚。郡上謝。大獄吏引案而驚服如神。剗

荆山文集前編  
去  
劉吏治。不畏強禦。固爲第一。此又不暇誦公耳。公訓諸士曰。士不學經術。其於浮獵章句。何益。今日飭身之始。值卽南州創之會。枕戈報國。誰不同心。務在講求石畫。毋避難而就易也。六師近臨。章貢。公率異軍。露次稽首。杖策及鄴之喜。寧過此邪。且夕復豫州。合荆黃。順流而定舊都。然後高密。剽甲兵。敦儒學。公更著金石之頌。以獻宗廟。諸士其當進而歌之矣。及門先得李生等七人。關生則別門佚落。公按而出之。其林生則公爲流寓之士。銳身得者。今荷聖恩矣。余之樂得稱道者。不惟喜公以真經術佐中興。又喜公訓經術之材以報國也。

歷昭紀畧序

余來端州遇嚴公伯龍與比落閒處得讀歷昭紀畧見吾友徐子巢友爲之序歎其徒手奮力全城復城而人竟泯其功以爲遇不遇命也時勢使然然哉嗟乎古之英傑冒極難乘阽危幾垂成而不遂或功成無言之者或且以功得罪豈不比比乎然在末世猶甚士夫縮印鞞習清平翺翔仕路之學其中懷原不切切憐人之才故所至不復訪人所行事忽舉公道率求之耳甚則求之賄矣世安得不亂邪時也勢也英傑生此時之命也酒後抵掌足以於邑伯龍自引成紀之數奇吾謂大丈夫求無愧數奇亦已矣詎必積勞中率封安樂侯乃爲榮哉嗟乎天下

如此矣。有功而必見用。與今日之時勢繆矣。伯龍豈惟命乎。然爲伯龍喜。喜時勢復當今日之屬中興也。丈夫枕戈嘗膽。勉無愧。數竒之風。何憂侯不侯邪。余之抵几書此者。一以望當世之猶宜憐才訪問也。一以幸艸野高士之從。旃紀是非也。

書通雅綴集後

習每歎藏書難。讀書難。編論尤難。漢隋唐之志。皆因朝廷之力。此王堯臣陳騏所以易從事也。宋士夫藏書如李淑宋綬尤袤。晁子止陳振孫之輩。皆稱好事。各有書目。閒爲評敘。較唐吳兢西齋杜信東齋爲盛矣。夾漈之畧。貴與之考。此至今昭昭者也。夾漈言前人編錄。有見名不見實者。有見前不見後者。以雜史上下分爲二家。隋唐二志。不成條理。崇文目評廣記云。博采分門。則何以異於御覽。又議孟堅之無倫類。不知班依子駿之舊也。貴與乃痛詆之。以竊通典之細注。而踈於田賦等。夫七音六書。前所未發。經制之事。俱有成文。彼詳於難者耳。夾漈之卓犖。

豈可沒哉。編志依通典。猶漢書取史記。史記取國策。世本不得  
不相因也。以董無心爲墨氏弟子。玉格入譜錄。樹萱入艸木。則  
譜爲少。山房所笑。兵貴與所編之經籍考。但取公武直齋二  
錄。中亦未免重誤。何以讓人。如李濟翁之資暇。一云李匡義。一  
云李匡六。文乃義之訛也。渚宮故事云。後周余知古撰。又渚宮  
舊事云。唐知古撰。載荆楚事。此晁氏少載其姓。而以其書言事  
止於唐也。西夏須知一卷。晁云。劉溫潤守延州。編蕃爾雅一卷  
不載姓名。而別條又有羌爾雅。元瑞亦竝載之。不知其卽蕃爾  
雅也。按宋史藝文志。直載劉溫潤蕃爾雅。此應據崇文目也。編  
年通載。晁氏曰。皇朝張衡撰。又見別條。斷論。亦作張衡。按衡乃

得象之孫嘉裕二年進士第一。則是章衡浦城人矣。黃長睿識  
王亮臣之失而不知張萬福鄴炎皆有同名書史續考所之目  
而附會學士陳遵程懿卜原治篇遂據之。王洪洲自云補通考  
之漏而自漏不免又多以宋人書置元人之後升卷以示兒編  
爲孫繼以抄書者爲王融猶云刻誤。如玉海筆叢之母照尤褻  
也。而敘母嬰爲母昭喬後引管寧別傳以證幼安銀鈞之語。無  
乃如晦伯之所料乎。曩在都門有聞見畧記少爲廷尉公所藏  
家君從豐卿還逐日課之。所有經史諸監本諸子百家及諸大  
類書文集表表者皆具。但無異書及宋元諸經解小說天下志  
書未全。二年二十出遊徧訪諸藏書家就抄其目許借者借之。

欲走越就祁公之四部。又以家信返。止與臥子定交。問其所藏書。正不必異書也。流寓白門。收焦顧兩家之遺。吳中所刻小說亦多。方選古今詩風。從事文集。終日諧際。潦倒詩酒。僕僕中偶歎過目而已。固常自恨。通籍後。卽值老父在。西曹不與宴會。掩寓則讀書。又與鞏鴻圖吳恭順往來。所收金石古文。漢唐碑榻。生平未見之書。舉其副。悉以相遺。或得抄之。因以所見錄其大畧。不必盡我所藏也。其宋唐以上有名無書者。輒列其名。或他書所稱引。如升菴弱侯輩所載。皆別記條目。或好事家藏有論敘者。因而記之。概之曰聞。大約異書多僞。亦無大書。如永樂大典俱不可得見。然吾家藏亦自足枕籍也。詎知流離至此。盡棄

不問。追憶所記彷彿夢中。嗟乎。若天許我還故鄉。抱少伯之漆  
書畢。朱虛之木榻。欲求尋常書冊。盈尺皆難。況其異乎。嗟乎。生  
平雅志在經史。而自我先如此。從刀箭之隙。伏窮谷之中。偷  
朝不及夕之蔭。以誓一旦之鼎鑊。隨筆雜記。作挂一漏萬之小  
說家言。豈不悲哉。愚道人今年三十六矣。讀書固有命。

爲朱子暇太守画

高房山以王容溪如夢令繪之爲圖而倪雲林亦用其意贈王仲冕今坐三滄偶夢得之聊倩雲山以蒼青松紅葉之筆陸武改元春日宓山方以智

爲瞿稼軒題画

石田恒取董巨子久以入梅花成其蒼古此卷獨做雲林皴山磊落都似礬石不點一苔而以墨沙澗其下回宿層折枯樹離離又造一鬱秀深澹之境稼軒老伯撫粵而携此以遊其胷中之瀟灑何如耶范石湖言桂林山峯聳立爲天下最恨不令石田見之必更別創一奇時與朱子暇林六長徐巢友同觀年家

子方以智

又春溪圖

石田欲顯春溪不復設色。夾岸作翹起蒲楊。間以桃樹。焦點作花而春色爛然矣。老手賣弄。以意爲之。奇哉。

爲子暇跋小米雲山

米元暉湖山煙雨圖。有廬山黃石翁是其妹夫李坦。以澄心紙屬之者。林樹遠近。淡積焦破。靜對當自識也。往見華鴻圖得楚山清曉。有朱子洪适尤袤錢端禮諸人題識。正自難知。待卽自題。夜雨霽後。曉煙初泮。此更得之。今日觀面。何可容易。

爲徐巢友画

太白詞前詩。一醉古人去。在此久聞之。七星巖乃遇。且作百仞  
筆。筆乾起雲霧。三面石臨江。破廟歆松樹。請君放開兩蛾眉。可  
是承石當年句。巢友曰佐。

瞿稼軒年伯詩序

曩者家君子命智候先生虞山。今十年矣。豈惟日從喪亂之後。流離天末。復拜檠戟之下耶。智時卜寓康州。先生從蒼梧東赴行在。維舟城下。猶子進一飯。辱長者之手。語如再生。因隨舟至崧臺。日侍辟咤。遂得盡先生數十年詩歌。伏而誦之。先生諸體。出入衆家。一歸于朴。至余小子。何敢論詩。所伏誦而識者。先生通藉三十年。立朝抗節。動與時忤。集中十牛。皆家居所作也。然時銜感慨。出以安和。始信小子生而好悲。其病甚矣。言志永言。固自有韞藉原於學問也。當留都昏秣時。先生慨然引出。及蒞粵西。而西事迅發。相傳撫軍金石之志。何如哉。議者錄數十年

前讀先生之詩。卽已知先生之志矣。古者相見。歌詩論志。人生  
標季。鮮不噫以較矣。歷觀數十年。論淵感然。無往而不符吾  
情。蓋治世之音也。其當中興乎。其學問。豈與以智名勇功者乎。  
嗟乎。方永鍾簞。不驚戮力。州創之會。功名可謂至難。然又至易。  
圭爵之加。封卽三等。智見先生。手不釋卷。歌出金石。固莫然不  
在此也。功已高。故可以不言。學問已深。故可以不警。人盡能讀  
先生之詩者乎。讀先生之詩。想治世之音。宜可以忘悲。然小子  
駁此。幾已身邑。閭筆悲不自勝矣。轉側海底。驚見父執。近傷時  
事。遠悵故鄉。欲言有所不敢。苟欲歌。能無悲乎。憶東臯教我曰。  
女毋好遊。遊吾數郡。皆好名。鮮寔學。遊見世。所謂名士如是而

已學必自損。今十餘年。果何益邪。幸而九死。不污其志。瞻旻告  
哀。長者哀之。故撫其手。而與之言詩。是以識此。

水井記

代瞿年伯作

蒼梧郭東門稍北。有水井寺。井居寺之西偏。味至甘。有源不涸。本艸載其主治之功。梧人賴之。考一統志。唐元結於肅宗時爲此池。容管經畧使。過部嘗之。題曰水井。爲銘刻石泉上。有火山無火水井無冰之句。宋宣和間。郡守蕭盤有詩云。井名未磨滅。自我發沉晦。則爾時已埋塞。從訪求得之矣。我明天順六年。崑山御史中丞葉公。與征夷將軍顏侯彪。有事南徼。師旋。索是井於莽蒼中。得次山斷牌一角。辨可數字。公大位姓名獨存。因重浚之。紀文於石。覆亭其上。時郡人陳洙作漫泉亭賦。漫亭云者。次山自號漫叟。遂以顏之。余來西粵。泊蒼梧時。值國變紛紜。東

方戒嚴。朝夕爲備禦計。雖聞冰井之名。未遑履其地。屬靖藩變起。潢流橫發。江水沸騰。余亦遂有桂林之行。賴新天子威靈。波濤頓息。越明年謝事將歸。復泊此地。一日至冰井寺。求所謂漫泉亭者。則井存而亭身有也。淤泥旁塞。發石迸裂。井匿無導。濁流反羨入井中。余不覺頓足曰。此冰井。乃污井也。飲此水以療疾。若不反以致疾乎。念謀之有司。董其役者。未必盡制。適新安舊家子吳君。僑寓寺傍。因語之故。吳君故同志。相視周旁。知泉源不在井中也。乃躬督錯劑。發旁鉅砌。離舊井凡四五尺。而源見。蓋原有巨石爲山之根。洗泉穴出。從石罅中汨汨流者三。此乃所謂冰井也。汲而嘗之。甘冽與前迥異。吳君喜而告余。余再

觀之。則新池中已泓然滿注矣。井溼七百餘年而始見其源。豈非隱見有所待耶。爰庀良材。爰出新規。阼阼然亭成。參輔以欄楯。爰以堅石。其四周復疏溝洫。以瀉山坡之水。俾自頽之滌潦不復入。從此挹之不竭。酌之愈甘。其功不益永賴乎。余按諸舊牌。或曰冰井。以厭郡火山。或又曰雙井。自元公以唐大曆來。後遷徙不一。萬曆間郡守林喬前所刻寺石。袁衷所記二池之蓮地已變異。今乃得真源而樹之。古人或羨停泓。或歎淵注。其意各有所托。不獨以有功永賴居民已也。反復葉文莊公碑。歎以元公天下士。道州之政最。故人至不欲名字之。今石可泐。其文不可蝕。字幾盡。名不可泯。卷卷於往還京國。道出其下者。得以

想見公之爲人立碑之意。蓋其遠哉。乃者特當捨擲。遮觀斯舉。豈曰元凱淵底。幸其必傳邪。亦幸慕文莊之慕次山云爾。

荅吳年伯書

諱炳夫吳寄行在 丁亥二月

日正辭少詹之命。陳情於老年伯。憐天涯猶子而庇之。不謂復  
濫及此。捧給讀諭。病人驚懼失魄矣。老年伯欲提挈之。其如蹇  
命不足植何。小侄自木石海濱。冤憤入骨。沉病一年。有感卽發。  
近日嘔血之後。益覺虛仆。目昏氣逆。頭太如箕。顧影疑生。無復  
人理。命也苦矣。仰惟老年伯屹然天柱。輔佐廟謨。故半月間長  
沙亂定。平樂圖道諸鎮。爲長城堵禦。桂林鞏護。南韶出鋒。皆老  
年伯調劑布置。同心戮力之裨。鼓也。幸在餘庇之下。得少喘息。  
安憊耳。騷性狂直。外放內狹。與人齟齬。動而得禍。是以未嘗一  
日列班行。老年伯所知也。向在端州會議。原自矢不加官。是以

聞命未嘗敢受。今尺寸無效。半年之內。猥升台次。論資循俸。國  
體所無。苟有人心。當之愧死。况樗材無益萬分。而止有躋堦。失  
魄不亦宜乎。今在局外久矣。伏乞老年伯念同鄉同譜之子。止  
餘一人矜而宥之。全其愚分。使小侄以春坊病痊。進供講職。所  
全於國體。非細也。小疏京陳。總恃主持。允其下悃。感更生矣。嘔  
病吐沫。語語至情。不敢上欺長者。百顙以懇。企求體恤。有妻有  
且哀鳴仄復。

夫夷山寄諸朝貴書

二月晦日得吳年伯書。始知不免。諸君子果謬傷海島。橫斤山木。以塞貞耶。弟監寐原尋歿地。但平生讀數行書。欲少畢其著述。然後暴骨原野。此其至願也。今日將突梯滑稽乎。抑不避愚恣耶。則今日出而歿。歿固不能待疆場間矣。拊心弔影。無一可者。請畧陳之。自北都萬歿守節而歸。爲馬阮所陷。以白爲黑。忠臣灰心。灑天彌海。卽得怔忡驚悸。嘔血頭暈之症。病且一年。今在牀復發之後。僅存人形耳。近日目昏不見。加以氣逆。一有所思。則暈大如斗。何以勝勞乎。一不能也。賤性狂直。見人之不善。則若不能容。今日之勞。能一刻與人處乎。二不能也。性又踈懶。

每答人一書。則先愁竟日。病來尤甚。晝刻六時。四分皆臥。今何以接待。學賢三不能也。當端州會議。自矢不加官。方在屢疏控辭。而今乃坦然受之。食言不信。違神不祥。一可笑也。生平愛閒居。不慕官爵。見人營營。嘗笑之。而今何以自白。二可笑也。本文弱書生。而氣奮則欲橫尸戰場。今出則遠歿耳。殊非年來難後所諱。老莊之學。三可笑也。一第議廢三衙門。以六曹帶之分班。直中書。又欲廢廵方。廢監司。今可行乎。一不便也。一愚議不必每事差朝臣。今諸公乞差者差矣。朝堂幾空。得無忙乎。二不便也。一賤性外和內方。若一念耑至。則百情俱斷。遇事執強。毋乃齷之乎。三不便也。諸君子憐其不能。體其可笑。審其不便。不如

公糾參之。上以免誤國之羞。中以兩全朋友之情。莫感思乎此矣。凡人無事而受用官家。有事而掉臂。則義有所不可。若自聖人登極以來。未嘗一日立朝。一事與聞。此業已局外久矣。光武不責周黨之綽頭。謝玄請絕戴逵之召命。卽慕古人鑿坯踰垣之躅。其爲罪不亦未減耶。今未敢如此也。求以原官病痊。供講職。不允。則藉藁請規避之罪耳。方今假□適自平樂。長沙之變已定。郝帥將復五羊。規避之罪。或可移等。惟冀仁人君子。若猶念故舊之誼。惜病夫之苦。曲全踈慢不材之質。合力訟言。而赦之。陰騰固不小也。伏枕頓首。

九龍盆飯僧選辭

丁亥窮月。余止夫夷。理痾逆潭刹中。日與芊苓伍。絕不見人。有僧掛錫來自衡嶽者。詫其攀椽羅峙七十二峰。古王碑赤石字。遠勝夙心。不覺神往。僧因是屬其胸懷之側。九龍盆飯僧叢林。乞余言。爲諸檀越舍者。偈云。嗟乎。丈夫生亂世。欲舍此生久矣。以好遊名山之癖。生咫尺衡嶽。而又不獲去。踟高天。踏厚地。悵悵其何所如乎。泰岱太行太華嵩高霍山。俱淪區脫矣。主五行八正者。其亦悲世有願棄家遊五嶽者乎。嗟乎。向子未知處何如。生自今論之。其亦徐舍其身者乎。其猶有未能舍身者乎。又何惟世士之蠅營濡忍也。嗟乎。今日者浮雲蒼狗矣。朝及夕如

木辨矣。吾固願世之食厚安溫者，何必作沾沾觀乎。

劉遠生生還疏序

嗟乎士死難難矣。然氣一往易耳。必以萬死守節。冀爲孟威履善所爲。此其難哉。公年劉公遠生爲國執。卒乘間扶服見主上。士誠烈矣。余讀其生還諸疏。爲之下泣。泣余亦萬死守節者也。麻鞋露肘。反爲奸佞所陷。踰年乃見。自于思文皇帝。嗟乎。余命不及遠生遠矣。遠生延津見闕時。思文皇帝大撫掌。歎異之。然不能卽用之。以恢復。則遠生所遇。又足歎矣。何歎也。余所親奸臣障天。遠生所見者明主也。賞其撫虔一月。練兵七千。支饌僅八千。遂能身先士卒。大呼抗戰。以一當百。使白水聖人視之。豈直歎馮魴已哉。今又直五成陌上矣。天益護之。以恢復也。朱恭

祖魏鉅鹿。奔還。樹勛。錫以上爵。何足道乎。烈士撫心。亦望人知  
其難耳。

曠達論

世以曠達爲勳越禮法者。淺之言曠達矣。夫至人之曠達。正所以成其謹介也。禮以言乎敬也。讓也。誠也。忠恕也。欲其謹介。立坊表耳。微言大義。其所論不離乎人情。安之利之。必于是。不離乎富貴貧賤。富貴貧賤之間。人情易遷。故欲其謹介。然後能淡。然有以自處。合于禮法也。曠達之士。自行至性。而大不踰閑。黃金千鎊。軒冕公侯。視之漠如。不易其所有。故其遠覽世外。苟若無人者。要以淡然于利祿。不動心也。淡然於利祿。聖人許之矣。聖人之教。以謹介致其淡然。至人之道。以曠達致其淡然。其致一也。世之儒者與達士。何相非之甚乎。世所爲儒者。多有二病。

寤理而不博學。聞道而不爲善。故其所言。未嘗不至精。而所謂粗者。正恐未必能淡然也。世所爲遠士。專以任誕。自便于聲色。貨利之場。豈非老子之罪人哉。仲尼不貴詭異之行。名教本非苦難之事。拘守苦難。以尊禮法。與好作詭異。以起禮法者。皆奸名之徒。極措其至性爲之者也。好名已甚。則必不近人情。以取之。烏有不近人情。而能不拂其性者乎。

俟命論上

丁亥天雷  
苗中作

曹欣時曰聖達節次守節今之刻論且病箕子而達生者曰聖人無死地交相警也論人當論世論情考其生平身可執一哉綱目譏莽大夫揚雄歿而曾子回以雄處莽際與箕子之明夷合溫公以爲監于孟荀程子讀中首歎曰子雲之學已至此位蓋許之也簡公以爲雄年七十在成帝時獻甘泉已四十餘則雄歿在莽篡前明辨類函曰劇秦美新或谷子雲作班固忌雄耳鄧潛谷言孔緯與蕭遘卻劫遘汗偽命賜歿以爲遘負大節風毅峻整本以偽署避地去而猶歿于諛史不自焉哀哉惜才者如此刻論者如彼不有聖人公道何明余又嘗歎宋弘之賢

自投橋下。以拒赤胤。而曾爲王莽共工。嵇紹蕩陰登車。血滿帝衣。而先爲趙王倫侍中。則何以稱焉。夫畏死者人之常情。而害仁則名教所惡。聖人峻其防。則曰忠臣不事二君。有死無二。論其學。則曰修身俟之。所以立命生寄也。死歸也。不動心而已。其保身之道。則曰既明且哲。守死善道。無道則隱。此與老氏身退其指一也。向平不仕。莠而遊五岳。曰己知貴不取。賤官不如貧。尚未知死何如生。夫人能富貴貧賤不動心。卽已知生何如死矣。曰未知何如者。聽其自然。俟之之道也。君子居易以俟命。易也。俟也。至人所以不傷其天也。時至則死耳。初非以死博名也。王尼餓死車下。豈同劉炫之凍餒。司空圖之卒于中條山。豈同龔勝

之逼迫哉。老父弔之曰：非吾徒也。何不早學向平乎？崔篆曰：生無妄之世，上有老母，安得獨潔已而危所生哉？到大尹而得疾，此又一道也。至于受主之官爵而反面事仇，守國之封疆而以滅降賊，三尺孺子亦得誅之矣。我故謂劉殷孝感鬼神，籬下得粟，問拜新興而不受，後何爲劉聰錄尚書事乎？謝朓朝服出東掖還宅，可謂定矣。永明中，義興吳興二守不可損乎？王祥爲晉之太保矣，前此之愛人以禮，又何貴此捍乎？阮籍大醉六十日，以辭司馬之婚，後在袁孝尼家，艸九錫文，何乃醒乎？繇此論之，共工侍中，故不能爲宋稽，二子歸此瑕也。或曰：弘先爲布衣，何傷經之侍中，則司馬一家也。然則遜國之際，不已激乎？黎美周

日朝廷既傷士氣，而正學亦失中道，以季札無廢祀之義推之，可以無歎。余曰：城破之日，閉門飲藥可也，何至忍九族以自取名耶？後世得向平之意，而隱不違親，貞不絕俗者，其陶潛之居栗里、韋貞之號逍遙公乎？古人不輕受高官厚爵，恐以身許人。紫芝之歌肆志，鹿門之悲鷄琴，是已。史有變易名姓，不知所終，蓋真俟命者，吾甚慕之。此既爲至人之所貴，而又聖人之所許也。

俟命論下

讀德公之於忽操，誠不禁其飢而後噫也。窺其所尚，猶以獨拜冰下者，定軍山爲不得天年矣。可以見，可以隱，聖人之論也。無

何有之鄉。廣漠之野。以樗櫟全其天年。此老莊之指也。馬融曰。左手持天下之圖。而右手扼其吭。愚夫不爲。今以咫尺之義。滅無營之躬。殆非所謂此則其指之流病矣。是不可以訓。可以訓。可以全其天年。而合於聖人者。晉之嵇延祖。唐之顏魯公。吾不能無歎也。叔夜之懷抱。豈惟晉不當事。魏又當事乎。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是其所以玩世也。然不知用其光。歟。已爲共和所笑矣。康生值魏。司馬篡魏。而殺康。是爲國仇。豈特父仇乎。如紹奇。覲比也。諸葛誕。見殺。靚誓不見晉武。背洛水而坐。紹卽不爾。學父之鑿。老于鍛。何如。不卽何不爲季鷹乎。季鷹之飄。迭還吳。吳猶遠于譙之銍也。何至以血著于蕩陰乎。若曰有歟。

而已。則前此貂蟬盈坐。廁其中。何以自解耶。顏文忠公之歿於  
希烈也。年七十七。當遣宣慰汝州前一年耳。代宗立。清臣爲刑  
部尚書。魯國公。德宗初。兼禮儀使。魯公年七十二。知足不辱。可  
以休老矣。已爲盧杞所深嫉。改太子太師。罷使。盧杞之權。日以  
煬。蔽公。何不以歿爭。旣度不能爭而除之。則去國耳。當時勳侯  
之歸衡山。豈不得請者哉。龍興西壁之墓誌祭文。何如老歸臨  
沂。而傳書法也。何爲老戀戀於朝。而坐待大奸之陰中乎。思尊  
自著首丘之賦。潁陽早講神仙之學。則進退俟命之道。自爲之  
計者。預耳。於此以德公之指歎之。知二公者。故不能不受吾之  
歎也。

勤學編引

沉有老文學李梅溪年八十猶手自折簡以學勸人嗟乎尚哉  
王元禮曰吾少好抄書老而彌篤後重省覽懼興彌深沈雲禎  
八十尚火下細書二三千卷滿數十篋魏武曰老能好學者惟  
吾與袁遺顏之推曰曾子七十乃學荀卿五十始來遊學公孫  
弘四十餘方讀春秋朱雲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始授  
孝經論語言人有坎墮失於盛年尤當晚學不可自棄也李公  
日云學詩之好老於達夫而不失鈞芒樂於輪扁公殆能以學  
免亂者哉度叔褒墜崖于大頭王偉元受害於戀墓公獨老居  
鄉黨優遊于干戈之世而不傷其天此乃天以報學者乎天下

人盡不好學。而乃望此於遐陬山邑邪。亦曰學以免亂。且以度日。故樂得而勸人耳。必曰濟南口誦以待挾書之除。龍亢抱經。卒受待口之寵。則又迂遠矣。

書劉鞏傳後

愚道人口智誦古節烈奇丈夫，奇女子。直心所至，透塞天地。未嘗不隕涕曰：此踐形脫生歎之真種。艸手開天六論，以日月洗發虞廷。方黃諸賢，碎首以明幾希。冠絕千古，惜乎崔魏之孽。人心剝蝕，先帝十七年蚤朝晏罷，以孝經磨礪多士。無救萬一。悲夫！惟以萬歲山歎社稷一霹靂，結六論之歎。千古帝王所未有也。文苑新鞏永固俱年少。以肺附之戚，左提右挈，全家視歎如歸。從身號之側，合之十八公，亦足爲方黃諸賢之後勁矣。踐形脫生歎，以此振鐸，鬼神護之，追憶寄語書于天末。朝廷贈卹至隆，當從後錄。